

霸道小神通

卧龙生 著
二

安徽文艺出版社

霸道小神通

卧龙生 著

(第二册)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九 章	春情比纸薄	(221)
第 十 章	无心当教主	(249)
第十一章	赌光绝无悔	(273)
第十二章	恨铁不成钢	(288)
第十三章	大胆俏佳人	(318)
第十四章	人神不同道	(343)
第十五章	千年金丝网	(363)
第十六章	牡丹花前死	(391)

第九章 春情比纸薄

小辣椒有意吊胃口，一会儿点头，一会摇头，难揣测。

“喂！我的发财大计，如今你已经知道，不允许过河拆桥，新娘娶进房，媒人扔过墙这类事发生哪！”

再三警告，小毛急想得到盼盼的保证。

盼盼刁难问道：“需要我发誓吗？小毛，你怕我坑你是不是？”

“先小人后君子，你最好立个誓。”

盼盼喃喃道：“我觉得这事很荒谬，你是小偷，不发誓，反倒逼我起誓。”

小毛辩白道：“我早洗手不干了，你不见我如今的身份，乃是锄奸教教主。”

“谁知道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好男不与女斗，算了，咱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只当我放屁，什么也没说。”

盼盼昂头道：“奈何你的屁，薰着我，孙小毛！你这辈子休想甩开我。”

小辣椒真凶悍，冷不防已在孙小毛肩上咬一口，扯开衣服，整齐罗列的齿痕，清晰可见。

“最毒妇人心”小毛忍着痛，抱怨着。

小辣椒神秘笑道：“毒招、狠招，还没尽使呢！假如你害

怕，就乖乖听老娘的话。”

孙小毛苦涩道：“合着你是吃定我。”

□□

□□

□□

七日后，一对卖古玩的小夫妻，赶着大车，在洛阳城叫卖。

“小毛，你不是说认得铁公鸡吗？”

粗布衣裳，遮掩不住盼盼的娇俏，路人仰慕的眼光不时投来，古玩的生意特别好，中断盼盼的问话。

小毛含笑招呼上门的客人。

谁道他们全冲着盼盼：“小娘子，替我挑一个宋瓷花瓶。”

有一名客人临离去，丢下一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孙小毛气呼呼，钻进大车。

车启动，约莫一个时辰，盼盼探头进来道：“你真会享福，丢我一人抛头露面，嘴巴都讲干了。”

抓过水壶，不讲究文不文雅，猛往口里灌。

跳下车，张望道：“这是什么地方？”

此处乃洛阳城西郊。花木扶疏，道路整齐，远处似有一座凉亭。

小辣椒火气未消：“你自己没长眼睛，不会看哪！装出一付识途老马的样，拆穿了，还是草包。”

“小辣椒，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为着一个发财梦赶到繁家，岂料人去楼空，美梦跟着粉碎，心情自不会好，小辣椒闹个不休，确实烦人。

看苗头不对，盼盼住了嘴。

小心翼翼的打量小毛：“洛阳城会不会另有一支铁公鸡？或者铁公鸡是一样东西，而非人？”

小毛心热，充满希望道：“是啊！铁公鸡未必是繁多士，说不定根本不是人，走！”跃上大车，扬鞭，调马头。

小辣椒身立于车上：“去哪儿？”

她信口胡诌的话，重新给小毛希望，小毛快马加鞭，不一会儿入城，在城中“如乡小筑”投宿。

既是小夫妇，掌柜立即带他们穿越花厅、迴廊，在一间临花园的雅房前：“客官，本店希望能带给你宾至如归，回到故乡的亲切感受，请入房，若有任何事，房门上端有红线，一拉，即有人前来侍候。”

掌柜带上房门，匆匆回前厅招呼生意。

“以后我有钱照样开个能吃能玩能住的赌坊，就取名‘如归赌坊’，小辣椒你喜不喜欢？”

检视红木家具、绸缎被面、湖南湘绣的手工，以及景德镇的瓷器摆设，盼盼目不转睛，惊叫：“小毛，住这儿很贵吧？”

孙小毛满不在乎：“较‘一百两’便宜多多，这地方品质好，价钱公道。”说罢自胸前掏出数张银票，面额毕是五百两。

“你又手痒啦？”盼盼猜疑银票的来历。

小毛不悦道：“难道我不可以偶而赌运棒些吗？”

盼盼依旧不信，常言道：“十赌九输”，在开封时，玩郎中的小毛，跑到崔氏豆腐店调头寸，屡见不鲜。

“小毛，如果你本性难移，我还是离你远点，免得到时候你被抓走，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找不到保人。”

提着随身行囊，小辣椒打算另外投宿。

小毛哀求的道：“小辣椒，咱们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眨眼工夫，你就变卦？”

小辣椒恳切道：“我是为你好，倘若不幸，官府抓你，我在外面，还能替你打点，拿来！”

小毛还没弄清楚，手里两张银票被盼盼夺去，头也不回的翻墙而出。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女人的深思熟虑，小毛爷躺于床：“小辣椒，谁叫你瞧不起人，硬把我由木家集那几个傻瓜蛋手里赢来的钱，认作贼款，坚持离开，现在可好，你一走，我有福独享，乐得耳根清静。”

盼盼走后，小毛自在逍遥，马上旧地重游，白马寺前会老友，乍相见，他们把小毛当肥羊，焉知乃爱开玩笑的孙小毛，扮猪吃老虎。

“小毛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名小叫化首先认出孙小毛，忙向大家示警，免得众人家当，全输给这位赌起钱来没日没夜，人人称之“夜游神”的小毛哥。

孙小毛欢喜道：“总算你还没忘记老朋友，不过，小汪，你的人情可比卫生纸还薄，我才出去游历一趟回来，心情当好，你便迫不及待的出卖我，太不够意思。”

被唤作小汪那人，肮脏的脸上，多了点羞愧：“小毛哥，你现在春风得意，风光得紧。”

聪明的人，晓得见风转舵，避开凶险，另辟幽径。

孙小毛金金玉玉挂满全身，所为何来？无非是引人注意，炫耀，目的达成，教他如何不乐。

快乐之余，手底留情，盘盘毕输，当起财神爷，七天七夜的赌局，皆大欢喜的落幕。

睡眼朦胧的孙小毛，摸不清方向，仍自陶醉，歌声不断，扰人清梦。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我……”夜行人手握一柄寒光冷冽的剑，指向孙小毛。

抚着划破的脸颊，小毛惊醒道：“朋……友，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吓……我呢？”

“我和你有不共戴天的仇，少罗嗦！”

思索着，孙小毛更加迷糊，何时何地招惹面前这位煞星，愈想头愈昏，不支倒地。

“没用的东西。”夜行人会是冷瑛？

□□

□□

□□

整整三日三夜，冷瑛就这么一动不动的坐着，孙小毛酣声如雷。

“妈的，臭小子真能睡，小妹，吃点东西。”

刘尚书端着一碗牛肉面，立于冷瑛身侧，欲劝这位相处日久，已如亲兄妹的女娃儿，多少进食。

因为自她带孙小毛回来，不吃不喝不眨眼，始终这么看着熟睡的小毛。

冷瑛平常便似一块木头人，喜怒哀乐极少显露，十天半个月不说话，不足为奇，但从未绝食，故而刘尚书非常担忧。

“小妹，你杀不下手，我来！万老大，你睁开眼看仔细，拜

弟为你报仇，宰了这兔崽子。”

哪知冷瑛伸手格挡，一把推开，劈刀欲砍杀孙小毛的刘尚书。

冷瑛羞涩道：“现在不可以杀他，起码等他清醒，带到哥哥们坟前，让这畜牲俯首认罪，再杀他不迟。”

很少说这么多话，冷瑛神情古怪，再瞥小毛一眼，遂夺门而出。

刘尚书怀疑道：“小妹怎么啦？当初口口声声要千万刚孙小毛，如今咫尺距离，她却举棋不定，真是为了拉小毛至坟前认罪吗？”

疑惑归疑惑，端详久别重逢的孙小毛，道：“他现在混的不错，唉！小毛为什么卖友求荣？为什么？我多希望你仍然平凡如初，咱们吵吵闹闹，赌两把，不是顶好吗？小毛，你先无义，莫怪兄弟无情。”

不打不相识，一旦相识成至交，刘尚书对孙小毛有种说不出的情谊，胜过万老大，无限惋惜，忆往事。

睡梦中的孙小毛，浑然不知灾难近身，瞧他喜上眉梢，准是又做了个发财梦。

□□

□□

□□

又过了一日夜，黄昏时刻，门窗四开，极凉爽，孙小毛精神养足：“肚子真饿。”顺手抓起桌面托盘内盛的葡萄，往嘴里塞，一壶的开水，也全下肚。

肚皮算是撑饱，不禁困惑道：“我那房子，比这儿华美不知多少倍，我……我呆在这儿干嘛？”

整整衣冠，却待出门。

“孙小毛，你终于睡醒了。”冷瑛迎面而来，挡在门口。

“小妹！你是我早思晚想亲爱的小妹。”喜出望外，孙小毛呆呆立着。

冷瑛一身紫衣，发坠髻，金步摇，别来清瘦许多。

“小妹，这些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你。”

“孙小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小妹，我可从不后悔认识你，今日能重相逢，我比推牌九赢钱，还乐呢！”孙小毛绕着冷瑛看分明，想确定是不是南柯一梦？

这时刘尚书亦来：“小毛，好久不见。”

孙小毛惊喜道：“哇噻！你也没死，真棒！”

“托你的福，我和小妹去寻你，才逃过一场浩劫。”

小毛喜极而泣的眼泪，看来不假，莫非害死大哥他们，另有其人，但想到孙小毛鬼计多端，按捺住久别重逢的欣慰。

孙小毛亲切的伸手搭刘尚书的肩：“怎么和小妹处久，连脾气都变得阴阳怪气啦？”

此话声音压得极低，惟恐冷瑛听去。

冷瑛进来至今，说了两句话，已算突破记录，她似有所思，沉默的盯着小毛的背影。

刘尚书拼命挣脱小毛的手：“两个大男人搂搂抱抱，会让人误会的。”

小毛尖叫道：“咱们以前又不是没抱过，怎么兄弟间的感情，生分若此。”

昔日兄弟七人，他们俩天天总要吵嘴一两回，吵吵合

合。

刘尚书年轻贪玩，喜欢跟着不务正业的孙小毛鬼混，孙小毛追冷瑛，也央求刘尚书跑腿，可以说交情匪浅，因何情感冷却的这么快！

小视着冷瑛，猛然一拳挥向刘尚书的下巴：“朋友妻不可戏，该不会是做了什么无法向我交代的事吧？”

刘尚书吃痛难言，冷瑛挥掌，倒似秋风过境，无处闪躲，小毛但觉全身疼痛不堪，唉叫连连。

“妈的，我的祖宗前世造什么孽？怎么连交两个女朋友，都是白虎精转世，看样子生不逢时，注定打一辈子光棍。”

忽地大声念道：“孙家列祖列宗，是你们平时不积德，而今累着小毛受过，届时孙家香火断绝，可别怪小毛啊！”

满嘴的胡说八道，换作小辣椒，还和他调笑一阵，冷瑛一个劲儿的只顾出招：“妈的，小辣椒，该来的时候不来，一会儿你来的时候，恐怕得连任寡妇喽！”

嘴里骂得凶，心里巴望小辣椒最好如天降神兵，及时出现，求自己于水深火热中。

然而好运道，岂会接连而至，孙小毛此番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小妹，你不是要抓他，到哥哥坟头惩戒吗？”

冷瑛顿时收掌，一言不发，拉着孙小毛的后领，赶集似的，奔向扬名镖局的后院。

□□

□□

□□

犹记得离时，寸草不生，天地白茫一片，而今野草齐头，煞是难行。

冷瑛有时候行事，真够冲动，许久未来，不知杂草挡道，拖着小毛，差点跌得头破血流，原来草丛遮住坟头，已到达目的地。

“哎哟！妹子可跌痛？”什么时辰，孙小毛怜香惜玉的殷勤，总是不忘。

当然，得看是对什么人，说不出所以然，冷瑛在他心头和骰子，平分地盘。

冷瑛不领情：“拿开你的脏手。”正待丢开他的手，小毛识相的先行抽开。

刘尚书追上道：“小妹，我们好久未来上香，此处荒凉不成样。”开始除草。

抽出背负的圆月刀，闷不吭声，冷瑛除着草。

“小妹，有没有刀？我来帮忙。”孙小毛热心道。

冷瑛逼视半晌：“小哥，给他一柄刀，谅他也无胆作怪。”

刘尚书将腰际一把砍柴刀，扔予小毛，迳自拿着一一直佩在身边，杀人无数的切头刀，挥向乱草。

顷刻间，四个坟头重见天日。

临行前备妥的香烛、纸钱，地上一插，烧将起来：“诸位好哥哥，我们回来看你们，对不住，由于我太笨，让官兵抓去，累小妹受苦，所以我们离开洛阳一阵子，现在才回来给你们叩头。”

声泪俱下，真情流露，患难之交，弥足珍贵，刘尚书几句话，道出别后行踪，也渲泻他对手足的重视，忠厚老实得让人感动。

悲伤是会传染，孙小毛不是泯灭天良之徒，红肿的双眼

倒不像故意作假：“众家哥哥，小毛回来给你们请安，我想苦练功夫，为你们痛宰仇敌，怎知年老力不逮，不堪造就，呜……”

痛哭失声，真有着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羞愧，冷瑛皱眉，连踢数脚，将小毛踩于脚底。

“孙小毛少作戏，告诉你，把戏无多，再灵验，休欺瞒本姑娘，快！向哥哥们招出你得官府多少好处，忍心出卖自家肝胆相照的弟兄。”

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什么跟什么？

“小妹，你……误会了。”

“误会？”一支泛霉的布鞋，自衣袋拿出，丢向小毛：“看清楚，这是谁的臭鞋。”

小毛嘻笑道：“这是你送我的嘛！”

刘尚书接口：“在哥哥们遇害那天，这是留在凶案现场的线索。”

拿着鞋，孙小毛惊愕万状，回忆当时，一味恐慌，脚底穿鞋没穿，未曾在意：“少含血喷人哪！刘尚书，我没怀疑你，你倒怀疑我，我问你，当时你在哪儿？说！”

恶形恶状，迫得刘尚书心慌意乱，反成了嫌疑犯。

“孙小毛，少欺压善良，他当时和我在一块，我们奉大哥之命，去找你，却不料你吃里扒外，出卖大家。”

面对冷瑛逼人的气势，小毛倒抽一口冷气：“我……我发誓，小毛再下流，也不致于卖兄弟过日子呀！”

冷瑛道：“少狡辩，自你落脚洛阳我便暗中盯梢，得了不义之财，大摇大摆，在‘如乡小筑’打尖，孙大爷，你还真海

派，呸！”

孙小毛义愤填膺，倏忽朗声道：“信不信由你们，我之所以有钱，全是赢来的。”

刘尚书不信，遂插口：“小毛哥，你的手气一向不怎么样，是你自己说的，概凡情场得意，赌场一定失意，小妹一直挂念着的人如何会有好手气？”

冷瑛跺脚娇嗔道：“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啃他的骨，为哥哥们报血海深仇，如何……如何会挂念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欲盖弥彰，气糊涂的小毛，本来尚未听仔细刘尚书的言语，冷瑛一番表白，倒叫他清清楚楚，不由得心花怒放，异常快慰。

“小妹，你不妨想想，凭我有什么力量杀龙大哥他们？再说若我勾结官府，为何捉拿我的榜文，至今仍在城门口？”

人逢喜事精神爽，办起事来，特别顺利，伶牙利齿，把别后奇遇，一一说出，添油加醋，把自己对血仇的记挂，说来悲怒交加。

“你说的繁多士，可是那养很多鸡的人？”刘尚书对上回繁家救人一事，记忆犹深。

孙小志回道：“正是他，这人太可恶，这回我易容潜回洛阳，无非是抱了破斧沉舟的心，欲与此人同归于尽，不想他闻风丧胆，弃庄逃跑。”

“你们说些什么？小哥千万不可上这刁猾恶徒的当。”

孙小毛伤心道：“原来我在她心中，是一名刁猾恶人，唉！也罢，日久见人心，相处一段时间，她便会了解，我那有

本事借刀杀人呀！

从小娘找我杀支鸡，我都避之惟恐不及，在长白山那些日子，情非得已，老鬼不能跟着我挨饿嘛！”

一千个理由，总排队为小毛补一万个纰漏。

自圆其说的本领，孙小毛无师自通，造诣非凡，奈何不是每个人，均吃这一套。

“孙小毛，如果你不从实招来，有个人今天非为你死不可。”

岂有此理，冷瑛实在不了解小毛这种人，他是除了自保，根本保不了别人的贪生怕死之徒：“喔！我倒要看看那个人倒楣加三级，做我的替死鬼。”

冷瑛击掌，刹那间，两名紫衣小丫头，抬着绣花棉被走近：“姑娘，幸不辱命。”

看小丫头吃力的表情，沉重的步伐，这棉被里的宝贝可真重。

小毛莫名其妙：“我还道是人，原来是我放在客栈的家当，全搬来，没关系，钱财身外物，只要有它们，再找个木家集，何愁……”

暗中把玩着手掌心的骰子，编织着无尽的美梦。

棉被扯开，海棠春睡图，换了绿草衬底，更加的动人，小辣椒睡得真香，让人搬了家，照旧不理不睬不发怒，着实反常。

孙小毛急叫：“小辣椒，你是死猪啊？睡在这儿，也水嫌草扎。”

冷瑛森然道：“她被我的手下制住穴道，一时半刻醒不

了。”

小毛寻思：“小的手下武功了得，该如何是好？我说实话，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小辣椒啊！原指望你来救我，现今只怕我们得做同命鸳鸯，到地下结……枝。”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结连理枝，何等的凄美、圆满，观之孙小毛纠结的眉头，不甘不愿，痛苦不堪。

“小妹，稍等，或许小哥真的没有做这丧尽天良的事，不可冤了。”刘尚书的求情，未得任何反应。

孙小毛偷偷拉扯刘尚书的衣袍，眼底尽是哀恳，刘尚书报以无奈的苦笑、轻喟。

冷瑛的圆月弯刀逐渐举起，猛然落下，真的是一刀两断，欲将小毛置于死地。

“刀下留人！教主我们来救你。”

锄奸教的两大长老，先行而至，一干喽罗，叫声震天，声势慑人。

“来了救兵，孙小毛别得意。”哨音响起，百来名紫衣娘子军，簇拥而上。

王化吉频频使眼色，秦修之会意，一搭一挡，各抓小毛一臂恰似展翅鹏鸟，凌空越过众女头顶，于百丈之外着地。

王化吉关心道：“教主受惊。”

秦修之斥道：“自找苦吃，自寻死路，若不是看在常教主面上，我才懒得救这阿斗。”

将小毛比阿斗，小毛如何服气三国的故事，他略知一二，以前常用“扶不起的阿斗。”骂别人，焉知今朝阿斗既是自己。

“老不死，老混球，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我告诉你，若我爹爹是刘备，不是那只懂一二三、四五六的赌鬼孙小毛阵前带兵，马上杀敌，决不含糊。”

提起身世，悲从中来，近日的孙小毛，流泪似流水，真个邪门。

秦修之突然语气大变：“将相本无种，臭小子，英雄不论出身低，即日起，你洗心革面，痛下决心，相信来日必有一番大作为。”

王化吉连连颌首。

孙小毛受宠若惊：“你真的相信一个三十出头的人，仍然大有可为？”

秦修之肯定道：“我相信。”

秦修之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亲身体验，他本来也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地方恶霸，混到四十余岁，遇见常在天，遂改过迁善，修身养性。

活到九十余岁，了悟人生，诸多尘世，原为无可奈何，成功成名者，皆须历经澈骨寒冻，不畏风霜，方能功成名就。

然孙小毛眼泪、鼻涕，脏污一片，实不像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人。

王化吉递过方巾：“教主，快擦干净，以免其余兄弟见着，不好。”

王化吉是个极仔细的人，用他办事，教主当可高枕无忧，但是，年迈的王化吉已萌生归隐林泉的念头。

此番不是常在天十二封飞鸽传书，叮嘱他辅佐小毛，万万请不动他。